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超越时空的对话

■ 林晓兰（广东）

在《超时空的对话·孔子与苏格拉底》这本看似“并不厚重”的书里，编者郭时羽教授别开生面地采用现代虚拟的链接形式，把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导师“请进了超时空的“银河哲学课堂”，以“许多当下听起来很酷炫的想法，原来他们早已说过了；许多习以为常的想法，其实是由他们创立的流派确立并流传至今的。更奇妙的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导师，虽然一东一西，相隔万里，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理念却有很多共通之处。”的话题说起，让春秋时期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于是，我们看到孔子是如何带着《论语》和苏格拉底是如何带着《苏格拉底的申辩》《理想国》等著作，来到我们的眼前，无缝对接中，并现身说法他们各自对关于“生死”“心中的道（理想）”“政治”与“教育”等的看法，“交流碰撞”中，完成了一场星汉灿烂的“对话”……让人在他们的思想光芒之下，对他们伟大的心灵与毕生所追求的信仰一览无余，高山仰止中也明白了，两个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导师为何在很多思想观点上能那么高度契合，其实，除了书中前言所说的“……而之所以会如此，大约只能被归因了人类的天性，以及宇宙中某种不可触摸却又真实不虚的本源规律吧。”之外，我想，他们终生致力于思考、并身体力行地去建言献策如何使国家与社会能让每个公民都活得其所、活得有尊严、活得美好幸福，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他们不约而同所追求的“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的属性往往又何尝不是人类跨时空、跨地域跨种族、永远都在追求、永远都推崇备至的一种共同理想？故而，我们也便不难找到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缘何如此高度共鸣的原因了，因为，支撑着他们心中的信仰的正是这种永远“利他”的“普世价值”植根于他们的我心中，形式虽不同，但本质却如此惊人一致：

譬如对于“生死”的看法。文中安排了孔子“‘在陈绝粮’。孔子在家乡鲁国不得志，一生周游春秋列国之间，经历过许多风波，在匡国、宋国甚至险些被杀。而这一次‘厄于陈’，无疑是其中最危险的一次，但他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地弹琴。”的历史背景，引出孔子对自身的遭遇与生死的看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无独有偶，如此深怀理想与信念而看淡生死的态度，在苏格拉底身上也同样泾渭分明，就如他在面对自己一个月后的死刑，苏格拉底是如此看待的“一个但凡稍有价值的人不应为了生死安危过于计较，他在任何时候所应首先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其行为是对还是错。（《苏格拉底的申辩》28C）我永远不会由于害怕死亡而向错误的权威投降，而是宁可不屈而死。（《苏格拉底的申辩》32A）”，这一点，与孔子的“朝闻道，夕可死。（《论语·里仁》）”又有何不同呢？当然，他们为了理想是选择韬光养晦地活着，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不同做法，我们还是要区别对待，毕竟，不管是孔子充满东方式的以柔克刚，还是苏格拉底西方式的天真诗意的殉道，都同样值得我们尊崇。更何况，当我们“走近”这两位导师垂听到他们心中的“道”时，即使隔着远古的时空，同样令人动容：

当超时空教授问及苏格拉底一生的希

下转 10 版

责任编辑 | 王建成 校对 | 卢路

新时代文坛呼唤茅盾似的“保姆”

■ 黄田（浙江）

当今文坛还有没有茅盾似的文坛“保姆”？有，但非常罕见。

遥想当年，茅盾先生把培养、鼓励青年作家，作为自己的分内工作，满腔热情地鼓励支持作家们的创作，非常让人敬佩。据《文艺报》载，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当中，被茅盾评论提携过的作家就数以百计，如王安友、峻青、林斤澜、杜鹏程、李准、王愿坚、丁仁堂、茹志鹃、管桦、王汶石、权宽浮、肖木以及申蔚、勤耕、绿岗、乐天、穆寿昌、田军、麦云、张弓、范乃坤、车如平、傅绍棠、吴华夺、李魂、欧琳、刘克、杨旭、邓洪、费礼文、胡万春、万国儒、申跃中、韩文洲、玛拉沁夫、冯骥才等，所以在新中国的文坛上，茅盾有“文坛保姆”之称。

有些作家因为茅盾的评论和提携，改变了人生命运，从而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作家茹志鹃，茅盾在评论《百合花》之前并不认识茹志鹃，在茅盾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人告诉茅盾，茹志鹃是谁。茅盾只是读了 1958 年 3 月《延河》文艺杂志上的小说《百合花》后，才知道有个作家叫茹志鹃。茅盾也只是觉得人才难得，这篇小说风格清新俊逸，才写评论，才充分肯定这篇小说的。据说，当时茅盾读到《延河》文艺杂志 1958 年 3 月号上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时，眼睛一亮，有着丰富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文化部部长茅盾，像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非常欣喜！当他在 5 月 12 日读完茹志鹃的《百合花》后，十分欣喜地说：《百合花》“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用相当的篇幅分析肯定和高度赞扬《百合花》，认为《百合花》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最富于节奏感的”。因为一代文学大师茅盾的评论，已经蔫倒的百合花又焕发青春，让处在人生低谷的茹志鹃又振作起来，成为新中国的著名作家。

北京作家林斤澜，在 1958 年还没有出名时，他投给杂志的小说稿子一直被《人民文学》杂志社压着，杂志编辑部的编辑对林斤澜的写法吃不准，是否可以发表林斤澜的作品也有争议。于是他们向茅盾请教，茅盾看过林斤澜的近 20 篇作品稿子以后，建议《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座谈会。后来，根据茅盾的提议，《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茅盾对林斤澜的写法给以充分肯定，认为“林斤澜有他自己的风格。这风格表现在练字、造句上，也表现在篇章的结构上”。从此，一个文坛新星冉冉升起，林斤澜成为北京新中国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之一。

我想，茹志鹃和林斤澜等作家，如果没有茅盾大力提携和鼓励，是很难成为著名作家的。

其实，茅盾的文学“保姆”就是叶圣陶。茅盾原来的名字叫沈雁冰，刚开始写小说时，许多报社都不发表他的文章，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寄给叶圣陶，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并把“矛盾”改为“茅盾”。也许是茅盾非常懂得和理解作者写稿和发表难的痛苦心情，所以他特别重视扶持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如果当时叶圣陶没有及时发现青年沈雁冰，就不一定会出现后来举世闻名的作家茅盾。

还有一位像茅盾一样的文坛“保姆”，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编辑家萧殷。萧殷在 40 余年工作生涯中担任过 8 家报刊编辑，其中三分之二时间用于看稿、复信，甘为人梯，如同蜡烛，耗尽一生心血培育文学新人，比如徐光耀、王蒙、陈国凯、王杏元、程贤章、吕雷、杨干华、黄树森、黄伟宗……王蒙称萧殷先生为“第一恩师”。陈国凯在给萧殷先生的信中写道：“离开老师的指导，我会一事无成的。”诗人韦丘曾作《奠萧殷诗》：“酷暑沉雷雨下迟，漫山桃李尽唏嘘。后来人众开新路，都道萧殷是我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许多作家对他深深的怀念与感恩。

还有些作家，在前辈作家的提携下成名后，又继续扶持年轻作者。比如徐光耀。铁凝只有高中学历，能够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天赋和勤奋外，离不开在她文学路上的第一位贵人——著名作家徐光耀的鼓励。铁凝从小喜欢文学，16 岁升入高一，写了一篇 7000 字的作文，她父亲看后相当激动，便带她拜访了好友徐光耀。

当徐光耀看完那洋洋洒洒的作文后，惊讶：“没想到一个中学生还有那么两下子！”然后就对铁凝说：“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不用修改，直接寄出去吧！”这篇作文，就是后来被认为是铁凝的处女作小说——《会飞的镰刀》。

若干年后，铁凝坦陈：“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

徐光耀曾任河北省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电影文学剧本《小兵张嘎》等，除铁凝外，还培养过莫言、贾大山等文学大家。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第一个引路人很重要，不只是指点迷津，还能验证其成为作家的可能性，他常常决定一个文学爱好者的一生。

后来，铁凝潜心创作，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奖，自 1983 年《哦，香雪》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1985 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六

月的话题》分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97 年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 年《永远有多远》获中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和首届老舍文学奖，被评为“中国最成功女作家”之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还有不少文坛“保姆”，为培养文学新人，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人们观念的改变，生存的需要，心情浮躁，忙于追名逐利，那种茅盾式的文坛“保姆”似乎越来越少。以发稿来说，有的刊物编辑就互相利用资源发稿，而没有资源的少数作者甚至只好花钱买版面。最近，有人做过总结分析，现今的各大文学刊物最钟情哪几类作者？一是作协领导，因为掌握丰富的资源，有话语权。二是兄弟刊物主编、副主编、编委，礼尚往来，你发发我的，我刊刊你的，共同进步。三是官员，在当今中国，身份地位高的还是官员和有钱人，刊发他们的作品，无形中能提高刊物的档次。四是企业家，有钱的老板们，一高兴给刊物赞助个十万、八万的，谁不乐意刊发点他的作品呢？五是有特殊标签的底层作者，如“外卖诗人”等，能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六是经常跑腿在各大平台推介编辑们作品的人，你每天不遗余力地推介我的作品，发点你的作品作为感谢吧。七是经常订阅刊物的作者，积极支持刊物的生存和发展，会优先考虑刊发你的作品。八是经常订阅编辑作品的作者，靠积极订阅编辑作品，在编辑面前混个脸熟，后续投稿命中的机率会大一些。诸如此类，是我国有些文学刊物发稿的不正常现象，让人担忧。

现在文学刊物资源稀缺，僧多粥少，如果没有关系，即使请一些名编名家帮忙推荐，也不会理睬你，更不用说像茅盾、萧殷、徐光耀那样满腔热情地提携、鼓励你了，不少作者发表作品都是靠碰运气，即使写得不错，稿件大都是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过去，很多著名作家的成名，都离不开前辈老作家的鼎力提携。新时代文坛更呼唤茅盾似的“保姆”呵护、鼓励和帮助新人，特别是那些有潜力的业余作者，靠自己单枪匹马、孤军奋战闯荡，是很难在文学道路上“破圈”的。现在，在基层写作中，还有许许多多像范雨素、王计兵、胡安焉等业余作家，需要茅盾似的“保姆”发现、提携和鼓励，助力他们从打工低层“破圈”，实现梦寐以求的文学梦。只有出现更多茅盾似的“保姆”，才能发现更多的文学新人，才能持续助推我国文学事业健康蓬勃发展。